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

小雅一

大雅說附

集傳

雅者正也。

張子曰。雅之體。直言之。比興差少。無隱諷諷諫之巧。○程下曰。雅者正言。

其事。○雅者。

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

何氏楷曰。

陳其正理。

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觀周樂。歌大雅小雅。

雅是雅有大小。已見於夫子未刪之前矣。

而先儒

說又各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

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

劉氏瑾曰。釐與禧同。祭而受福也。

陳戒之辭。

也。故或歡欣和說。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

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

程氏大昌曰均之爲雅音類既同又自別

爲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劉氏瑾曰小雅正詩歌之以燕樂勞饗羣臣故其辭氣歡欣和說以通上下之情大雅正詩或歌於會朝之時如文王大明等篇或陳於祭祀之後如生民行葦等篇或陳於進戒之際如公劉卷阿等篇則其詞氣又皆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此其詞之異者今猶可考。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若其音節之異則不可聞矣。程子曰自鹿鳴以下二十二篇各賦其事而用之其周公之爲乎與二南同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

問變雅朱子曰亦是變用他腔調耳。○輔氏廣

曰。至於其變則不可以例言。但其次序時世則有不一。以其聲之有合故以附焉而已。

可考者矣。

劉氏瑾曰。其有可考者。則已冬。見本篇。

集說

鄭氏康成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

時詩也。后稷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於太王。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爲天下所歸。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於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又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孔氏穎達曰。六詩之作。各有其體。詠由歌政而興。體亦因政而異。作者各有所擬。述大政爲大雅之體。述小政爲小雅之體。體以政興。名由體定。體旣

不同。雅有大小。大師審其所述。察其異體。然後分而別之。去聖久遠。無所傳授。雖髣髴其大較。不可以言宣也。○正詩錄善事。所以垂法後代。變既美惡不純。亦兼采之者。爲善則顯之。令自強不息。爲惡則刺之。使懲惡而不爲。亦足以勸戒。是正經之次。故錄之也。○小雅大雅。隨政善惡。爲美刺之形容。以正物也。所正之形容。有大小。所以爲二雅矣。詳觀其歎美。審察其譏刺。大雅則宏遠而疏朗。弘大體以明責。小雅則躁急而局促。多憂傷而怨誹。幽王小雅四十四。而大雅惟二。自大體者少也。厲王大雅有五。而小雅惟四。自小體者少也。但文武成王正經也。厲宣幽王變雅也。小大之體。時俱有作。故采者並存。以示二體本自大小異區。非徒以意中分也。○蘇氏軾曰。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札之所謂衰者。蓋親見周道之衰。而不睹乎

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太史公曰。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衰。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備矣。○蘇氏轍曰。小雅言政事之得失。而大雅言道德之存亡。政事雖大形也。道德雖小。不可以形盡也。故雖爵命諸侯。征伐四國。事之大者。而在小雅行葦。言燕兄弟耆老。靈臺。言麋鹿魚鼈。蕩。刺飲酒。韓奕。歌取妻。皆事之小者。而在大雅。夫政之得失利害。止於其事。而道德之存亡。所指雖小。而其所及者大矣。○朱子曰。舊說自鹿鳴至魚麗。文武之世。燕勞樂歌之辭。周公之刪定也。南陔至菁菁者莪。周公相成王所制之樂歌也。蓋國之常政。每事爲詩。以寫其至誠和樂。而被之音聲。舉是事。則奏是詩焉。○小雅恐是燕禮用之。大雅須饗禮方用。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大雅氣象宏闊。小雅雖各指

一事說得精切至到。如鹿鳴之詩。見得賓主之間相好之誠。如德音孔昭。以燕樂嘉賓之心。情意懇切。而不失義理之正。四牡云。土事靡盬。又云。不遑將母。皆是人情。少不得底。說得懇切。如皇皇者華。卽首云。每懷靡及。其後便須咨詢咨謀。看此詩。不用小序。意義自然明白。

鹿鳴之什二之一



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爲一卷。而謂之什。

猶軍法以十人爲什也。

孔氏穎達曰。周禮小司徒職云。五人爲伍。五人謂之

伍。則十人謂之什也。

故左傳曰。以什其車。必克。然

則什伍者。部別聚居之名。

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爲

別。詩少。可以同卷。而

雅頌篇數既多。不可混併。故

分其積篇。每十爲卷。卽

以卷首之篇爲什。長卷中

之篇皆

統焉。

呦呦

音幽

鹿鳴

叶音芒

食野之苹

叶音旁

我有嘉賓鼓

瑟吹笙

叶師莊反

吹笙鼓簧

音黃

承筐是將人之好

呼報反

我示我周行

叶戶郎反

集傳

興也呦呦聲之和也苹蘋

音賴蕭也

郭氏璞曰今蘋蒿也初生亦可

食○嚴氏粲曰釋草苹有二種一云苹萍其大者蘋此水生之萍也解見采蘋一云苹蘋蕭此陸生之苹也即

鹿所食

青色白莖如筍我主人也賓所燕之客或本國是也

之臣或諸侯之使也瑟笙燕禮所用之樂也

李氏如圭曰鼓瑟工

歌鹿鳴之三是也。吹笙。笙奏南陔以下是也。○季氏本
曰。琴瑟協比。歌聲升歌也。吹笙。合堂下之樂也。儀禮有
歌有笙。古者作簧。笙中之簧也。張氏揖曰。笙以匏爲之
樂。必歌吹間作。簧。笙中之簧也。十三管列匏中而施簧
管端。○嚴氏粲曰。鼓謂動其聲。易繫辭。鼓之承奉也。笙
以雷霆注。鼓動也。吹笙則動其簧而發聲。

所以盛幣帛者也。將行也。奉筐而行。幣帛。飲則以酬賓。

送酒。食則以侑賓。勸飽也。鄭氏康成曰。飲之而有幣。酬
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

孔氏穎達曰。飲食必酬侑之者。以爲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其深安賓也。周行大道。

也。朱氏公遷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古者於旅也。語故
日用之間。坦然可以由之者也。

欲於此聞其言也。孔氏穎達曰。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
語。注云。言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

王禮樂之道是飲酒之禮至旅酬之禮而語先王之道也

○此燕饗賓客之詩也

李氏

如圭曰饗在廟燕在寢饗重而燕輕饗則君親獻燕則不親獻

蓋君臣之分以嚴爲主

朝廷之禮以敬爲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

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爲燕饗之

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鳴起興

瞿氏景淳曰鹿聚於

野其情適故其聲和賓在於燕其情通故其言盡

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

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

曹氏粹中曰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與此好我之好

同此蓋因燕樂之際求賢以自助也○許氏謙曰冀之之辭也

記曰私惠不歸德君子

不自留焉

劉氏瑾曰陳澹云記言人有私惠於我而蓋不合於德義之公君子決不肯自留處也

其所望於羣臣嘉賓者唯在於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

私惠爲德而自留矣嗚呼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與

集說

王氏肅曰飲食以饗之瑟笙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能好愛我好愛我則示我以至美之道矣○孔

氏穎達曰燕禮於客之內立一人爲賓使宰夫爲主與之對行禮耳其實君設酒殽羣臣皆在君爲之主羣臣總爲賓也燕禮云若與四方之賓燕則迎之于大門內四方之賓唯迎之爲異其燕皆與臣同則此嘉賓之中容四方之賓矣故鄉飲酒燕禮注云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是也○程子曰鹿食則相呼故以與燕樂和聲相呼共食野之草物情相樂也君臣賓主相樂如此我有嘉賓鼓瑟吹笙言其相樂

又以幣帛將其誠意故云承筐是將承以藉之筐以盛之既有誠樂之厚意則人心感悅而相好故人勸而得盡其懽心○謝氏枋得曰古之聖賢無一時而忘學問無一事而非道德鹿鳴之具樂將幣人見其和樂而已不知所望於嘉賓者講聖人之道德談先王之禮樂皆相示以道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叶則

豪反

視民不忼

他彫反叶音洮

君子是則是倣

胡教反叶胡高反

我

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牛刀反

集傳

興也蒿藋

去刃反

也即青蒿也

孫氏炎曰荆楚之間謂蒿爲藋○郭氏璞

曰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啖者爲藋

孔甚昭明也視與示同忼偷薄也敖

游也。○言嘉賓之德音甚明。

李氏公凱曰。宣播德音。甚昭著也。○鄒氏泉曰。德音。

指平日懿德之

著爲令聞者。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當則倣。

王氏炎曰。君子有官。君子大夫以下羣臣。

則亦不待言語之間。而其所以示

我者深矣。

集說

劉氏彝曰。燕禮有親疎之義。有尊卑之等。有長少之序。有內外之分。有賓主之位。人倫之道。莫有不

備。而我有嘉賓。踐其禮。安其樂。誠信感於人心。故聞者見者。靡不孚而化之。不亦德音孔昭。視民不忒乎。觀其禮而知則且倣者。不亦君子乎。○程子曰。此章又言所燕禮嘉賓。聞望昭明。示民以厚之之意。使儀法之。○范氏祖禹曰。式燕以教。言其禮之從容也。夫莊而不至於矜。和而不至於流。此其德之純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

其今反

我有旨賓。鼓瑟鼓

琴。鼓瑟鼓琴。和樂

音洛

且湛。

都南反叶持林反

我有旨酒。以

燕樂嘉賓之心。

集傳

興也。芩。草名。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湛。樂之久也。

范氏處義曰。湛。露燕諸侯。有厭厭夜飲。不燕安也。○言醉無歸之語。則燕以示慈惠。不嫌於久也。燕安也。○言

安樂其心。則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蓋所以致其殷

勤之厚。而欲其教示之無已也。

郝氏敬曰。心契而後忠告可幾也。

集說

毛氏萇曰。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曹氏粹中曰。君臣相

勉以善故久而不荒。○輔氏廣曰。此章再言樂之以樂以見其所以和樂之意。永久無斁有旨。酒以燕樂其心。則又不止於養口體爲觀聽之美而已。其所

總論

嚴氏粲曰。古者上下交而爲泰。於鹿鳴諸詩見之。謂羣臣爲嘉賓。以禮待臣之厚也。詩中求規益謂

忠告無隱也。上下之情不通。則忠臣嘉賓雖欲盡心以告君。而其勢分隔絕。有不可得者。非爲必待燕而後盡其心也。○蔣氏惺生曰。首章言始作樂。將幣帛以侑賓。而所以娛賓之意。在乎望嘉賓告我以大道二章。言旅酬之禮既行。又欲其遨遊以盡懽。然其所望於嘉賓者。有不在言語之間。而威儀動作。可師可法。其德可以厚人。倫敦風俗。儀軌百寮也。嘉賓有是德。而設厚禮以饗之。則燕非徒設矣。三章言和樂且湛湛。有過樂之義。然嘉賓所以可娛樂者。由其德可爲師法也。則雖過於樂而不至於浮矣。故古人之燕。雖極其歡欣和悅之情。而

尊賢貴德之意未始
不流行乎其間也

鹿鳴三章章八句

集傳

案序以此爲燕羣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云。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卽謂此也。鄉飲酒用樂。

亦然。

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注。三者皆小雅篇也。鹿鳴采其已有旨酒以召。

嘉賓。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

而學記言大學

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倣也。

始教宵雅肄三。

禮記學記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注。宵之言小也。肄習也。

亦謂

此三詩。然則又爲上下通用之樂矣。豈本爲燕羣

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與。

問鹿鳴四牡皇

皇者華三詩。儀禮皆以爲上下通用之樂。不知爲君勞使臣謂王事靡盬之類。庶人安得而用之。朱子曰。鄉飲酒亦用而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習此蓋入學之始。須教他便知有君臣之義始得。○劉氏瑾曰。先王作此詩以燕饗賓客。後乃推而用之於諸侯之燕禮。又用於鄉大夫貢士之禮。又用於大學之教習。蓋不專用於天子也。今據大射儀亦有歌鹿鳴之文。則又通用於諸侯之射禮矣。然考儀禮凡上下通用之樂止是小雅二南諸詩。而無歌大雅者。可見大雅獨爲天子之樂。此二雅大小然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范氏所以分也。然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處義曰。於朝曰君臣。以名分言之也。於燕曰賓主。以禮意言之也。名分既嚴。禮意未孚。則君心不通。